

老有所乐

每逢周三、周五,我总会去六号楼看望老吴。

其实,看老吴是借口,参加小楼里的老年活动才是我的真实心愿。六号楼现在名声在外,不仅是小区里老年活动搞得最红火快乐小楼,也是名闻遐迩的“睦邻楼”。认识老吴后,我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,成了一名最热诚的“楼外人员”。

三年前,六号楼并没有如此风光。由于居民群体的特殊性,十二家住户中竟然有八户是老年夫妻和孤寡老人,呈现出“病人多、困难多、孩子少、笑声少”的异常状况,被人称为“空巢楼”、“病号楼”。

老吴的搬来使六号楼有了重大的转机,一家三口简直成了老人们的“天赐福星”。老吴和我同庚,原是区文化局的干部,不仅组织能力强,还酷爱琴棋书画。老吴的夫人韩医生是资深的老中医,退休后依然热心于为小区居

六号楼里的笑声

民义诊治病的公益事业,老吴的女儿小敏是中学的音乐老师,弹得一手好钢琴,还是一个出色的女高音。

自从老吴担任了楼组长后,六号楼出现了勃勃的生机。在他一家的带领下,老年居民们摆脱了孤独,纷纷走出家门,组成了一个欢乐、和谐的整体。他们不仅互帮互助,还根据老吴的提议,按照每个人的特长、喜好,分别组成了养生、唱歌和书法等兴趣小组,每周定期活动,搞得有声有色,趣味无穷。

这个星期五的晚上,我再次走进六号楼,仿佛进入一所老年艺术大学,一股温馨、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老吴家的 201 室里,小敏正弹着钢琴和几个大妈一起高唱抗战时期的战斗歌曲。推开 302 室的门扉,韩医生在为几个老人讲解夏季的养生之道。大家听得津津有味,不时插言提问。最后,我走进了平时最喜欢驻足的 402

文 / 徐明中

室。这是书法组的活动场所,此时正在举行别开生面的书法交流。房主人黄先生是个年近八十的业余书法家,一手狂草龙飞凤舞,飘逸灵动。老吴的隶书也颇具功力,不仅稳重劲秀,而且古意盎然。在他们的鼓励下,我仗着几分楷书的根基,即兴用柳体写了一句唐诗。虽然不敢比肩,心里还是十分开心。

在热情的交流和欢声笑语中,时间在静静地流逝……

十时许,我不得不意犹未尽地离开了六号楼。看着满楼辉煌的灯光,听着满楼盈耳的笑声,想着小楼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,不由得感慨万千。

六号楼,一栋普通的小楼,在我的心目中却是那样的亲切。它生动体现了当今老年社会的晚晴风景,更可贵的是树立起新时期社区的邻里新风。我喜欢六号楼,更感谢老吴一家的无私奉献,但愿小区处处都是六号楼。

在漫游时同学们倾情配合,你婆婆就是我婆婆,我的岳母就是你的岳母,同学的父母就是大家的长辈,爸、妈叫得亲切,显得热络,一路搀扶,一路谈笑,沿途照顾有加,老人家都感到幸福满满;媳妇与婆婆更亲近,岳母更加喜欢女婿了,还有亲家更亲热,回家还能促进和加深小夫妻的感情。

这次同学会同学们都感到尽情愉快,大家庭的大聚会加深了同学友情,促进了家庭和睦,为小家庭起到润滑作用。



书法 何士良 (76 岁) 作

快人快语

交通安全问题

文 / 陶绍教

前几天下班途中,我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。一位老人横穿马路时被驰骋而来的大卡车瞬间碾压,当场死亡。事后得知,监控视频显示,这老人在大卡车距离很近的情况下,依然低头快速横闯红灯,司机避让不及酿惨祸。无独有偶,上月中旬,我途经广场路,见一位骑助动车的老人,他为了超越前面推垃圾车的环卫工而越过双实线前行,瞬间与对向的小轿车相撞,被重重地摔倒在地,导致脑部大出血至今仍昏迷不醒。

笔者跟参与上述两起交通事故处理的交警朋友聊天得知,近年来涉及老年人的交通事故呈快速上升之势。主要原因是一些老人没有交通安全意识,他们步行也好,骑车也罢,常常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,想怎么转弯就怎么转弯,根本没考虑能不能走,危不危险,完全随心所欲,且有的老人还抱着“我是老人我怕谁”的心理,以为别人都会避让不敢撞来。殊不知,行车不同人走路,想停就能停,想让就能让,而是有强烈惯性冲力,如果忽视安全,往往就在那么一两秒间酿车祸。如例二,交规明文禁止跨越实心线超车,可那老人非但违规,且忽视前面近距离的对向车辆,车祸难免不发生。加上近年机动车辆迅猛发展,大街小巷车来车往,新司机众多,这些都会增添交通事故几率,如果出行时不注意安全,或常有意无意违反交通法规,悲剧就会产生。

因此,奉劝老年朋友,出门在外,行走也好,骑车也罢,要时刻把“安全”两字挂心中,不仅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,还要注意实地交通状况来确保行走安全,如确需横穿没有红绿灯或斑马线标识的马路段,应一停二看三通过;行走时不能总低头看“脚跣”,忽视来往车辆,而应注意观察,该走则走,该停则停,该让则让,有了安全意识,才能远离交通事故,成就晚年幸福。

在现场

那次欧游主要在阿尔卑斯山徒步,我们都只穿了冲锋服登山鞋,带了登山杖,其他的尽量精简。一路下来最后晃到巴黎,仍是如此装束。不巧坐骨神经痛犯了,又不能躺着不动,只好拄杖而行。每去一个地方,我们都会在入口处给他们看手杖:是否可以带杖进去?得到的都是肯定回答:ok,并且能得到额外关照。也是,欧洲本是人道主义的发源地,连轮椅都有专门铺设的通道,拄杖怎么会不可以呢?

卢浮宫人很多,但门卫也是 ok,没问题,可以带杖人行。就这样拄着手杖走过一楼,走过二楼,走到三楼。快要到出口时,被一老太叫住。亚洲人种,挂着胸牌,是工作人员,也不甚老,不到六十吧,临退休的年纪。她先是用法语问说法语还是英语,回答英语。她又用英语问日本人还是中国人,回答中国。这回用中国话说了,是闽粤腔的普通话:你们怎么把这个带进来了?这是卢浮宫哎,你这么一划拉把我们东西戳破了怎么办?还有你这个头尖尖的,要把我们地板戳破的!还有你这个东西这么长,一挥起来要把人打伤的。

话说得都在理,的确有这些可能的,所以我们频频微微鞠躬致歉,不停解释道:我们知道,我们理解,我们得到允许才带进来的,我们在杖尖套了橡胶护套,我们只拄在地上绝不挥起,我们一定小心……可她不但依不饶,话也越说越不像了,竟然说你赔得起吗?老伴便不客气道:你看到我弄坏

卢浮宫的中国老太

了什么?你说!我没有弄坏什么你就不要说!我也看出来这老太来者不善,腰腿痛的人都站不直,谁都看见了,让道让座的都有,偏她看不见?倒看见了手杖?因为我们是中国人,不对中国人要横显不出她的优越?而且看我们衣着简朴,素面朝天,肯定是草根到底的穷老头老婆子,特好欺负?但我还是忍耐着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一面劝老伴走吧,一面对她频频举手点头示意。

没走出几步,她还跟了上来:你们怎么还用?还不收起来?最好到厕所扔掉!这架势还不让我们走了?老伴迎上前去说:既然门卫让我带进来我就可以使用!你有什么权利叫我扔掉?只听她咕嘈道:谁知道你们哪里捡来的!这也太过分了,你势利眼不关我的事,但你侮辱人我不能不反击,你到底是馆内不能用手杖还是捡来的不能用?哪怕就是我捡来的也不关你的事!她话音还未落,我就一把举起手杖往她面前稳稳当当一竖,一字一句说道:请你看清楚了,这是意大利文,我们从阿尔卑斯山一路下来,你说我们捡来的?满巴黎你去捡捡看能捡得到?这么大的博物馆,我们从早到晚转了一天了,哪儿都有人帮助我们,连保洁工的升降机都给我们搭乘过,你倒不许我们用手杖?你们馆长在哪儿?请带我们去见你们馆长!

我的话镇住了她,她未必知道意大利的登山装备世界顶级,但她听到了意大利阿尔卑斯,看着我眼珠子直

文 / 叶子

打转,大概在掂量我们究竟是什么来头,竟敢如此牛气。见她气焰下去了,我也就算了,拉着老伴走吧。

也许她反应过来了,怕我们真去找馆长?怕我们并不好随便捏捏?见我们要走她立即紧跟上来,换了软软的口气,还陪着笑脸:我也是为你们安全着想啊…….这地很光滑的,手杖尖细很容易打滑的,我怕你们摔跤,我是好心啊……我是为你们好,是关心你们啦……也不再说要弄坏地板东西打伤人,一直纠缠到楼梯口我们才摆脱她。她自己是中国入,却专拣中国人欺负,但如果她坚持她认为应该坚持的,比如馆内就是不许带手杖;或者知道错了不道歉但也不谄媚,那虽然也会使我生气,却也服她;可是她欺软怕硬,前倨而后恭,这只能让我瞧不起。

单凭衣着装备去判断人的高下本来就很可笑,更可笑的是她根本看不懂还在那儿瞎优越,优越不成立即转为卑恭。

大凡人活一世,少不更事只看外表也是常有的,中年就应该成熟了,懂得注重内在品质,走向老年更是走向平实和善。

争强夸耀是年轻人的事,老了老了,一切都在退化,夸耀啦优越啦都无所谓了,唯有尊严不可退化,那是老年最后的美。

尊严不是靠欺负别人得来的,恰恰相反,是靠尊重别人善待别人得来的。